

6 入川作戰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西南，尤其是四川，一直是袁世凱的心腹之患。四川督軍胡景翼自兵變後，屢屢請援於中央。袁乘機派北洋軍入川，以鎮懾西南，遂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委心腹大將、總參謀部參謀次長陳宦進川「會辦軍務」。陳自率第四混成旅伍祥禎部自湖北宜昌沿長江西上入川，指定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由漢中進駐川北。

陳宦曾任第二十鎮統制官，第四混成旅是由前第二十鎮第三十九協改編而成，伍祥禎原為第三十九協協統；馮玉祥曾任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管帶，皆為陳的老部下；而民國後川滇兩省的軍政大員也多半是其門生故吏。

馮玉祥不久便接到北京統帥辦事處的調令，籌備開跋。陸建章一向把第十六混成旅視為自己

的私人武力，當然不願馮部調離陝西，但又格於大總統的命令，乃命馮僅率一個混成團入川，餘部皆留陝西。馮將第一步兵團、炮兵營、機關槍連和模範連組成混成團，準備入川。模範連在四川作戰時一直在馮左右，相當於衛隊。由於蜀道多為山路，行軍殊多困苦，馮遂譜寫五節〈山地行軍歌〉，教官兵習唱，以傳授山地行軍知識，並鼓舞士氣。

部隊入川準備工作拖延很長時間，直至六月初方開跋。行軍路線係由沔縣出發，經寧羌、校場壩、朝天關、廣元、劍閣、梓潼，最終抵達綿陽。此路線是迄今為止連接川陝之唯一通道——劍門古道，沿途山高谷深，峰迴路轉，奇絕的自然景觀與漢唐人文遺跡，令人目不暇接。

部隊離開沔縣，當天即到達寧羌縣之五丁關。五丁關在群山之巔，是秦巴古金牛棧道之咽喉要塞。有金牛峽直通五丁關，兩壁相轄，視天一線，其間溪澗甚多，所謂「七十二道腳不幹」者。

過寧羌縣城及校場壩，即到朝天鎮，此地為川陝交界處。當年唐玄宗為避安史之亂入蜀，蜀中官員在此迎駕，朝見天子，「朝天」之名由此而來。朝天關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半山腰，石磴盤



四川江安縣長江水面。韓復榘在此一度被川軍俘虜，後經馮玉祥搭救獲釋。

空，呈「之」字狀，關上是直上雲霄的山巒疊嶂，關下是陡峭絕壁和奔騰湍急的嘉陵江。這裡有著名的朝天峽谷，北段為清風峽，南段為明月峽，取李白「秋風清，秋月明」之意境。谷中江水咆哮，兩岸山勢奇危，是西棧最險的一段。開鑿於先秦的古棧道，赫然呈現在東岸峭壁之上。

逾朝天嶺，即嘉陵江畔之廣元縣，至此已進入四川省境。廣元為川北鎖鑰，地方富庶，馮玉祥見當地輜夫及苦力在小飯館中大吃米粉肉，頗感驚異。廣元縣治在昭化古城，亦名葭萌關。城牆為石砌而成，四周山環水繞，古樸幽邃。《三國演義》中所述的張飛挑燈夜戰馬超；老將黃忠、嚴顏勇退曹兵；姜維兵敗牛頭山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裡。廣元也是武則天的出生地，嘉陵江畔之皇澤寺是祭祀女皇武則天的廟宇。

從昭化到劍閣，還有兩天的路程。劍閣以上三十公里有劍門關，陡峭如壁，猶如劍削一般，頂上有一門，為蜀道上著名關隘，附近有姜伯約駐軍處。更令人稱絕的是，以劍閣為中心，十萬株古柏如雲夾道，形成一條綿延三百公里的綠色長廊，使人賞心悅目。

劍閣附近有許多名碑，馮玉祥派石友三去拓碑，每種拓兩份，一份自留保存，一份官佐目兵臨摹，酷愛書法的韓復榘從中受益非淺。

部隊過劍閣，經梓潼，便到達目的地綿陽。部隊在綿陽駐紮下來，另撥一營駐羅江。羅江附近有著鳳坡，相傳為三國時期，龐統龐鳳雛遭敵伏擊遇難的地方。是時已是一九一五年仲夏。

第十六混成旅駐紮綿陽主要任務就是擔任嘉陵道屬（保寧、順慶，綏定三府二十餘縣）清鄉。

是時，綿陽西北安縣境內有一股土匪，馮玉祥率一混成營前往剿辦，任務完成後部隊開回綿陽，馮單獨前往成都謁見陳宦，報告一切。馮在督署見到久違的舊日二十鎮袍澤張之江。灤州起義失敗後，張輾轉上海、太原、長沙，後隨陳宦入川，時任督署上尉差遣，頗不得志，願加入第十六混成旅，馮欣然接受，委之以上尉參謀職。

此時來綿陽投奔馮旅的還有一個名叫高樹勳的年輕人，安排在一團一營三連當兵。高樹勳（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字建侯，直隸鹽山縣人，其舅父史醫官在馮旅任軍醫。一九二一年八月，馮玉祥督陝，韓復榘任騎兵團團長，高任該團騎兵連長，以後長期追隨孫連仲。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高誘殺石友三於河南濮陽柳下屯，此是後話。

是年秋，陳宦下令全省一體清鄉。馮玉祥組建一混成營，以第一團第三營為核心（營長已易李鳴鐘），合併炮兵一連（趙多興）、機關槍一連（李治富）、騎兵一排（排長張德順）及韓復榘所在的模範連，由綿陽出發，經梓潼、閬中、儀隴、營山、蓬安，至順慶（今南充），一路剿匪清鄉，多有斬獲。

馮部到達閬中之次日，馮玉祥接到從西安、成都發來的電報，徵求擁護袁世凱稱帝的簽名。馮覆電陝督，佯稱已在成都電報上列名；又覆電川督，偽稱已在西安電報上列名，這樣兩邊均搪塞過去。

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宣布實行帝制，自稱「中華帝國皇帝」，改元洪憲。二十九日，蔡鍔

到達雲南。二十三日，雲南將軍唐繼堯等請懲帝制禍首。二十五日，雲南宣布獨立，並組織護國軍，分兩路攻川討袁，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第一軍又分三個梯團，由劉雲峰、趙又新和顧品珍分任梯團長（朱德任第三梯團第六支隊長）。第一梯團長劉雲峰率鄧泰中、楊秦兩支隊任左翼，由雲南昭通直趨四川敘府；第二、三梯團由蔡鍔親自率領，出永定向四川瀘州進發，任主攻。

是時，馮部尚在順慶駐防。陳宦命第四混成旅伍祥禎部守敘府（宜賓），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守瀘州。同時，曹錕進駐重慶，指揮北洋軍第七師張敬堯部自湖北沿長江西上，向瀘州前進；曹本部第三師之吳佩孚旅亦隨曹入川。

一九一六年元旦，宋哲元與北京常淑清女士在綿陽舉行結婚典禮。二十四年後，就是一九四〇年，宋在抗戰途中路過綿陽，不意病重，只得在那裡停下來養病，最終竟病逝於綿陽。當時夫人亦陪侍在側。用劉汝明的話說：「這也許是天意安排的吧！」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日，第十六混成旅南下，經遂寧、安嶽，至內江待命，同時調令留守綿陽、羅江的一個營向內江集結。

馮旅進抵瀘州後，陳宦命其渡江南下進攻納溪，原來防守敘永的川軍第二師劉存厚部突然倒向護國軍，回師至納溪，宣布獨立，於是由蔡鍔親自坐鎮的護國軍第二梯團不戰而下納溪。馮不願與護國軍交鋒，乃派參謀蔣鴻遇持其親筆信前往納溪謁蔡，面陳反對帝制，願與護國軍合作之意。蔡亦覆函馮，表示理解馮之處境，「只要能與他們合作，一切都不成問題。」「他的信措詞

極為親切，完全把我們視如同志。」^(註一)馮之所以選派蔣去見蔡，是因蔣曾在雲南滇軍中任騎兵連長，蔡時任雲南軍務處總辦，二人常在一起下棋，過從甚密。

一月二十一日，護國軍劉雲峰第一梯團攻占敘府，北洋軍第四混成旅伍祥禎部敗下陣來，陳宦急命馮旅馳援伍旅。馮回師至南溪，因參謀蔣鴻遇與護國軍梯團長劉雲峰即是直隸同鄉，又是北洋速成武備學堂同學，遂命蔣與劉部電話聯絡，希望雙方罷兵言和。劉部接電話的是劉的參謀長張璧，張新勝氣壯，態度強硬，竟以馮旅繳械為談判先決條件。馮第一次媾和努力失敗。

劉雲峰（一八八一—一九五〇），字曉嵐，直隸蠡縣人，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畢業。北伐期間，劉與馮玉祥結拜為盟兄弟，中原大戰時，馮聘劉為西北軍總部高級參議。

張璧（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字玉衡，直隸霸縣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清末任吳祿貞第六鎮參謀，一九二一年參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張逃往雲南，協助唐繼堯發動反袁起義。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發動北京政變，張依附國民軍，任京師員警總監，協助鹿鍾麟於十一月上旬逐廢帝溥儀出宮。

馮玉祥議和不成，陳宦又急令反攻，克日規復敘府。馮不得已，於一月二十五日由南溪向敘府進發，二十七日，行至距敘府二十里之白沙場，與護國軍劉雲峰第一梯團遭遇，在龍頭山展開激戰。由於馮旅實際只有兩個混成營參戰，而劉軍擁有五個營的兵力，經過三天的戰鬥，打了一

（註一）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二百一十四頁。

場敗仗，旋即退回南溪。馮旅在江安馬腿子地方，又遭劉存厚軍劉柏心支隊攔路襲擊，旋經富順，一路撤往隆昌，乘機脫離戰鬥。

在這場大大小小的白沙場之役，勝負雙方各有傷亡。馮玉祥將部隊退至南溪時，將滇軍傷兵百餘人及本部傷兵六十餘人均交由韓復榘照管，並將傷兵用木船沿長江順流運至瀘州醫治。韓押船行至江安水面時，意外被劉存厚的川軍扣留。

劉存厚（一八八五—一九六〇），字積之，四川簡陽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科畢業，與閻錫山、孫傳芳為同期同學，時任川軍第二師師長，護國軍以反間計促其在納溪宣布獨立，劉便自稱四川護國軍總司令，與雲南護國軍第二梯團會攻瀘州。北洋軍張敬堯師往援，被護國軍擊敗。護國軍於二月六日占領瀘州，劉部旋駐江安。韓復榘和眾傷兵全不知瀘州已落入護國軍手中，就在江安糊裡糊塗地當了俘虜。

劉存厚手段很辣，前不久剛剛殺了所俘伍祥禎旅的一位團長和四位營長，現在又意欲殺害韓復榘及全體傷兵。韓沉著地說：「我們這次作戰實出於萬不得已，不信，你看我們收容的傷兵裡面也有滇軍，而且待遇完全一樣。」劉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如此，方化敵為友，並給每名傷兵發洋五元，又讓韓帶了許多宣傳品去散發。（註二）

關於韓復榘及傷兵被俘一事，除以上馮玉祥所述之始末外，尚有另外一種版本，即劉汝明在

（註二）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二百二十頁。

自傳中所記之史料。據劉稱，學兵連排長韓復榘及馮玉祥之馬弁王秉發護送五十多名傷兵乘船去後方，經過川軍第一師周駿部防區水面時，被川軍扣留。川軍將傷兵都推到河裡，把韓及王捆送到師部審問，以核實馮旅是否串通護國軍。周先把韓提去問話，留下王捆在樹上，由兩名士兵看管。入夜，王悄悄掙脫繩索，哀求一名士兵替他找碗水喝，待那名士兵離開後，王又求另外一名士兵替他點根菸抽，並示意紙菸在自己口袋裡。那名士兵聽說有菸，立刻把手伸進王的軍衣口袋。王乘機用已鬆開的雙手，奪過那名士兵的步槍，將其刺死，然後迅速逃走，待川軍發現時，王早已消失在黑暗之中。王跑回部隊營地，當即向旅長報告一切。馮旅長給周師長發了一通電報，要求他立刻釋放韓復榘，否則即命所部留守成都人員捕殺周父，為韓償命。周接電氣奪，忙不迭放韓歸隊。韓回營後向旅長報告審訊情形。馮始覺察袁世凱已對第十六混成旅有所防範，便決心盡快促使陳宦宣布獨立，以防不測。（註三）

二月，韓復榘補授陸軍步兵中尉銜。

馮旅撤至隆昌後，曹錕屢電責馮：「進銳退速，不知是何居心！」馮向陳宦請示機宜，陳命馮部開赴自流井（自貢）。馮來到自流井，見到當年二十鎮老友、督署總參議劉一清。劉以為馮只有迅速拿下敘府，才是擺脫目前困境的唯一辦法。馮採納劉的意見，乃率部向敘府進發。

途中，陳宦將第四混成旅第二團撥歸馮玉祥指揮，以加強馮旅兵力，該團第二營營副鹿鍾麟

（註三）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十九頁。

也隨之加入馮旅。馮委鹿為少校參謀。日後，鹿成為馮最得力的助手之一，韓復榘則一度是鹿麾下第一員大將。

第四混成旅在敘府被護國軍打敗後，時為營部司務長的張允榮乘亂抱著第四混成旅的糧餉帳冊當見面禮，投奔第十六混成旅，算立了一功，當上軍需官，後來又給馮玉祥當副官長，成為馮的親信。北伐結束後，一些西北軍新貴紛紛欲奪老將的兵權，軍需出身的張乘機也頂了宿將劉汝明第二十九師師長職。一九二九年，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第二十九師副師長曹福林一腳把張踢開，拉上部隊跟韓去了。

馮旅途經劉家場，遇大雨，在鎮上耽住一天。馮玉祥住一家店鋪櫃房；軍醫處住前門一座小樓。軍醫處所在之小樓上有幾個大缸，裡邊裝著當地保衛團的火藥。入夜，軍醫處一名小醫兵，不慎將蠟燭的餘燼落入火藥缸中，引發大爆炸，屋頂炸飛，人也粉身碎骨。馮及其隨從以為是中了地雷，傳令兵谷良民、鄭繼成搗毀窗門上的木樑，保護著馮往屋外跑，一時秩序大亂，事後打聽明白，方平靜下來。

谷良民是谷良友之弟；鄭繼成是鄭金聲之侄。日後，韓復榘主魯，谷是韓部第三路軍主力師長之一；鄭在山東省參議廳任參議。

馮玉祥在部隊進抵敘府之前，又先後派張之江、蔣鴻遇去面見蔡鍔、劉雲峰，說明此次軍事行動，純屬「障眼法」，點到為止，請護國軍方面諒解。

三月一日，第十六混成旅向敘府發起攻擊。二日，劉雲峰護國軍退守橫江。三日，第十六混成旅占領敘府。

敘府（今宜賓）位於四川盆地南部，東靠萬里長江，西接大、小涼山，南近滇、黔，北連川中腹地，是一座有兩千年酒文化的古城，號稱中國「酒都」，聞名遐邇的五糧液即出於此地。

七日，袁世凱封馮玉祥為三等男爵，策令中稱讚馮「忠勇奮發，極堪嘉獎」。馮部拿下敘府，曹錕、陳宦都很高興，督促馮乘勝追擊滇軍。馮藉口兵力不足，不肯出師。陳乃准馮成立一個補充團。馮命第二團由漢中入川，與第一團會合。

部隊編制擴大，馮玉祥在人事安排上做了一番精心調整：將第一團團長楊桂堂調任補充團團長；原一團一營營長鄒心鏡升任第一團團長；原一團三營連長姜琬升一團一營營長；原一團二營營副張維璽升任一團二營營長；原一團團副宋哲元調任補充團第四營營長，隨團長楊桂堂赴河南省招兵。至於參謀長在戰前已易為邱山寧，原參謀長宋子揚調任炮兵營營長。

部隊擴編還需要增加一批幹部，這時模範連發揮了作用。模範連連長李鳴鐘戰前已調任一團三營營長，模範連其他官佐日兵也陸續調到作戰部隊任職。韓復榘於三月升任補充團第三營第十一連連長，副連長為張鉞。馮玉祥一九二二年在景縣招的部分新兵，如孫良誠、劉汝明（一團三營十連連長）、佟麟閣、韓占元、劉玉山、李長清（騎兵連連長）等都晉升為連長。另外，馮安邦、過之剛（一團二營八連連長）、谷良友、葛金章（一團一營四連連長）、孫連仲（炮兵營第一連連長）、

馬式彬、等也晉升為連長。不久，石友三、聞承烈、程希賢許驥雲等亦相繼晉升連長。

在北洋軍中晉升連長是一件大事，除請客吃飯外，照例還要身著歐式軍禮服，戴白手套，扶著軍刀照紀念像，有站姿，也有坐姿。韓復榘鄭重地把相片寄回老家，家人見了都驚喜不已。

馮玉祥攻下敘府，再派蔣鴻遇去與劉雲峰接洽停戰事宜，重申願與護國軍合作，並保證要撤出敘府。這次談判，吃了敗仗的劉心平氣和了許多，雙方很快達成協議，自四月七日至五月六日為停戰期。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迫於形勢壓力，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馮玉祥致電陳宦，勸其盡快宣布獨立。陳手中無可用之兵，事權不一，猶豫不決，乃於五月初電召馮氏回省共商大計。與此同時，自稱「陝西護國軍總司令」的原陝北鎮守使陳樹藩突然倒戈進攻西安，陸建章急電馮回援陝西。馮心急如焚，當即如約將敘府防務交與護國軍接收，逕自率隊匆匆北上援陝。

五月九日，馮部離開敘府僅兩天，陳樹藩即在陝西宣布獨立，陸建章再電馮玉祥，謂時至今日，已無需援陝。原來陸之駐西安兩營城防軍已被陳樹藩軍擊敗，其子陸承武亦被俘，陸被迫讓出陝西軍政大權。陸離開西安，回到北京，袁世凱歿後，被代理大總統馮國璋任命為將軍府炳威將軍、高等軍事顧問。陸殘部由商震率領進入山西境內，被閻錫山收編為一個團。

是時，第十六混成旅已進至自流井。自流井為四川五大井鹽產區之一，一架架高達百米的「雲

車」聳立在丘陵之上，此即採鹽鹵的井架。龐大的鹽場有「水火井」九百六十餘眼，「水井」靠畜力汲出鹽鹵，再用「火井」引出來的天然氣熬製成鹽。因熬鹽而蒸騰出來的水汽，繚繞於無數「雲車」之間，蔚為壯觀。僅用於汲鹵的牛即有兩萬頭。當地民諺曰：「山小牛屎多，街短牛肉多。河小鹽船多，路窄轎子多。」

馮旅在自流井休整數日後，奉陳宦之命轉赴成都。途中，馮將所部第十六混成旅番號，改為護國軍第五師。馮部進至距成都五十里之龍泉驛，停止不前，對陳實行兵諫，力促其宣布四川獨立。五月二十二日，陳宦終於發表一則通電，稱「自今日起，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次日，四川省宣布獨立。

陳宦是袁世凱的心腹愛將，已是抱病在床的袁閱陳電後，瞿然而起曰：「人心大變，乃至是耶！」言已，昏厥過去，醒來後，仰天長歎：「二庵負我，何人可恃！」

六月六日，袁世凱病逝於北京新華宮，享年五十八歲。

後人對袁氏之歿有一副對聯輓之：「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其中「六君子」與「二陳湯」均為中藥方劑名，前者指的是籌安會之所謂「六君子」，後者指的是袁氏歿前宣布獨立的陳樹藩（陝西）、陳宦（四川）和湯鄉銘（湖南）。

袁氏歿後，黎元洪繼為第二任大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各入川部隊紛紛撤離，蔡鍔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川督。馮玉祥部進駐成都北校場鳳凰山營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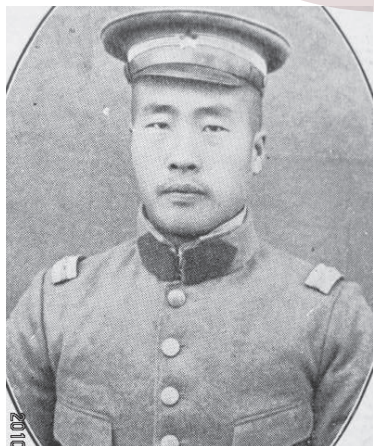
先是，馮玉祥部隨陳宦離川北上，途中，馮部放棄護國軍第五師名義，又恢復第十六混成旅番號。行至綿陽時，陳被北京政府任命為湖南督軍，復率部南下經宜昌，沿長江東去三湘。適值馮之好友、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陝南鎮守使賈德耀接連電馮，稱所部在漢中被陝西鎮嵩軍圍攻，情勢危急，懇請馮旅星夜往援。馮乃以「漢中有變」為由，乘機脫離陳宦，獨率第十六混成旅繼續北上漢中，從此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第十六混成旅進至劍閣後停留十餘日，馮玉祥與賈德耀頻頻電報往來，終於有一天，賈電馮毋庸再來漢中，緣彼已辭職照準，正準備離去。但馮並未因此而改變前往漢中的計畫。

第十六混成旅仍沿當初入川的道路返回漢中，屈指算來，在四川戎馬倥傯達一年之久。韓復榘此後再未進過巴蜀。



參謀本部次長、會辦四川軍務、四川巡按使
陳宦



第十六混成旅補充團第三營第十一連連長
韓復榘（一九一六年，二十五歲，四川敘府）